

南京晚報

號二十四〇千一第
紙類新聞掛號郵政中已
主掛電德巷益地四三
三號報里潤仁址號五三
元開前下票費每八
五二版廣者代六月角
角角中每刊現九加全
期方寸例限計費年
面每方寸特種第一版郵
議日大甲新以郵內
一甲新以郵內

敬啟者中華路一帶興工交通殊感不便 敝號遷至太平路四
象橋北境照常交易刻正從事裝修不日即可告成尚希
賜顧諸君移玉該處為荷 裕成永謹啟

內 外 要 聞

今日行政院會議決

設淞滬戰區善後會

派宋子文黃紹雄陳公博吳鐵城虞洽
卿等為籌備委員 以宋子文為主席

今日上午行政院會議，出席者汪兆銘、羅文幹、顧孟餘、宋子文、石青陽、劉瑞恆、陳紹寬、陳樹人、列席者段錫明、褚民誼、羅貫華、鄭天錫、石瑛、曾仲鳴、郭春濤、陳孚木、陳儀、主席汪兆銘討論事項如下、
(一)設淞滬戰區善後籌備委員會，派宋子文、黃紹雄、陳公博、顧祝同、吳鐵城、董修甲、張嘉璈、王曉籟、史量才、虞洽卿、胡筆江、李馥蓀、秦潤卿等為委員，以宋子文為主席、(二)任劉鎮華為鄂豫陝邊區剿匪督辦、(三)派徐源泉為湖北全省清鄉督辦、

我方派少數軍隊

戍守九門口

榆關車站南關最嚴重
傳日軍將在營口登陸
(東京十三日路透電)榆關附近之局勢，連日甚形緊張，頃接瀋陽發表短報，今日果已爆發，據稱，日兵今日在榆關與張學良部下之義勇軍交戰多時，至互戰究有幾人及其他詳情，均未述及，山海關東北前衛(瀋陽十三日電)日方消息)山海關東北前衛附近，十一、十二兩日，日軍與義勇軍交戰甚烈，(北平十三日電)何柱國通知日人，如果榆關發生不幸事件，責任在日方，何對日人約東甚嚴，綏中駐日軍一大隊，開到前所及前衛者甚多，我方因九門口為榆關咽喉，已派少數軍隊戍守，榆關以車站及南關最嚴重，(又電)日人在榆關設大和大東兩旅館，專收漢奸及日鮮浪人，南關日憲兵隊部，門外滿佈電網，門內堆積沙袋，上設機關槍，日兵在榆關實力四五百人，榆當局對日赴松花江下游游擊一帶，視察防務，待機

馬福祥劉峙到杭州

△陳銘樞今日由杭州赴滬晤孫
(杭州十三日電)馬福祥十三日午後二時半來杭，將轉赴寧，豫主席劉峙晚八時半抵杭，在浙各軍界要人衛立煌等均赴車站歡迎，劉夜寓新新旅館，陳銘樞十三晚七時天目山游畢返杭，定十四晨赴滬晤孫、

傳日軍佔海倫賓縣

△馬占山赴湯原視察
(哈爾濱十三日路透電)日軍與滿洲軍今日已佔據海倫、日軍並佔據賓縣、守軍曾加力抵抗，卒不敵而退，近由北面進逼哈爾濱之反滿洲國軍隊，現正後退，又攻擊傳家甸之反滿洲國軍隊，激戰後，亦經擊散，今料呼海路交通明日可以恢復、
(長春十三日電)集中主力於中東路南線之「滿洲軍」，已準備開戰，對在扶餘農安地方李海青別動隊一萬二千名，開始積極行動，一二日似將有一大決戰，(北平十三日電)馬占山自黑河電平，謂即赴松花江下游游擊一帶，視察防務，待機

反攻、恢復山河、
(又電)日方派于崑山率兵三千、自撫順永陵向新賓、分三路越通垣、義勇軍第六第七第十一各路及總司令部、一面抵抗、一面派員于有關關係者遊說、散告兵士反正書、在陵街于軍械械反正者六百餘人、

派員視察贛閩邊防

△粵新購軍械被截留
(香港十三日電)陳濟棠派高級參謀數人、視察贛閩邊防、李宗仁白崇禧定十五日在粵、召四集團最高軍事會議、商應付時局及剿匪、鄧澤如十三晨由梧抵河口運乘原船來港、攜李白親筆函致胡漢民、陳濟棠表示個人對時局主張、李宗仁得粵助剿匪費三十萬、已令剿匪軍動員、先隊四團已到梧、將來粵轉閩、政會十二日令一集團云、

江浙鴉片公賣計劃

△傳正在進行中
(上海十四日電)中華民國拒毒會、近以南北各省紛紛施行鴉片公賣、中央亦有公賣消息、特聯合各公團羣起抗爭、記者頃訪該會重要職員某君、談話如下、(問)貴會對於公賣進行之最近消息請示一二、(答)最近各省公賣、實際非中央禁煙當局之指使、亦早得其同意、現者中央禁煙當局方面、正在進行江浙公賣計劃、公賣作備者伍連德、屢次奔走京滬、即為此事暗中活動、又據各方報告、蘇省方面、近由蘇財政廳長舒某來滬、與某銀公司代表盧某、議定包價、每月一百萬元、預料不日當可實現、深望各方羣起抗爭、嚴予監視、使公賣、背後尚有國際之黑幕、貴會有所聞否、(答)此事不但早有聞、且知之甚詳、惟此事牽連甚廣、且關係國家榮辱、非至必要之時、暫不發表、將來當再詳談云、

大批日貨五萬餘噸

△將由大阪神戶運上海
(上海十四日電)大阪神戶方面、留有大批日貨五萬餘噸、急需運來上海、昨日日郵社接得東京電告、言商運的需求、從明天起、決先將停航輪船復班、

郵資加價減半辦法

本月二十日起實行

△滬郵總局已接交通部令
(上海十四日電)郵資加價減半變通辦法、郵務總局已於前日接奉交通部命令、於本月二十日起開始實行、以後決不再予變更、本埠加一分、(每信二分)外埠改加一分、(每信五分)本埠明信片加一分、(即二分)外埠明信片改加半分、(二分半)快信、(快信不加郵資、照平信辦理、即為一角七分)單掛號改加二分、連郵資在內、每信共一角三分、雙掛號掛號資加四分、連郵資共二角一分、書籍等費不加、

馮庸願監獄滋味

△謂六萬元無出處
(北平十三日電)馮庸江錦濤離婚案、判馮出贍養費六萬元離異、頃馮庸函江錦濤祝勝利、但謂六萬元無出處、願一嘗中國監獄滋味、並要求教養兩女、

今日立法院會議

△請行政院將郵資加價案送審議
今日上午立法院會議、討論審議市縣參議會組織法案、市縣參議會議員選舉法案、均付自治法起草委員會審查、行政執行法付法制委員會審查、海港檢疫管理處組織條例、實業部商標局組織條例草案、均修正通過、議案討論畢、單據將行政院咨送郵資加價案提出報告、大多數委員以咨送僅稱尊重該院意見及民衆要求、將郵資加價減輕、並未將全案送院審議、殊屬不合、辯論甚烈、結果開仍請行政院將郵資加價全案送該院審議、

△并會見李紹庚
△賀聞中東路問題

(哈爾濱十三日電)調查團昨日會見長岡總領事、關於(一)在北滿之朝鮮人口、(二)事變前之北滿事情、(三)日本軍隊入哈爾濱城市之狀況、(四)在北滿朝鮮人

孫氏年方二十餘歲，姿色甚佳，朝夕亦在賭場照應，有山東竄海人方贊元者，年三十歲，時往王處賭博，一擲千金，號稱上客，忽覩孫氏面貌輕盈，性情溫柔，不禁魂銷，時加引誘，王孫氏亦

△王福壽控告方贊元

王福壽、丹塗人、年四十三歲、早年在軍界服務、退伍後在句容鄉間開設賭場、藉以營生、一般賭客、趨之若鶩、攘臂呼盧、品流繁雜、王則操奇計贏、從中抽頭、獲利甚豐、王前妻業已病故、乃娶同鄉孫氏爲繼室、王

△務於短期內同化
外訊、國聯調查團已將在長
春所獲日本與僞國所訂秘約
十七款、寄遞日內瓦、其要
點爲僞國以甲俄爲大敵、及
一切由日本監督、務於短期
內完成同化、

△併討論東三省問題：
我方或可加考慮

△併討論東三省問題：
我方或可加考慮

五月十三日

司法行政部公報處啓事

本處編輯司法行政公報內容計分法規命令公文

或可加以考慮、否則決行拒絕、

日與偽國定祕約
△務於短期內同化
外訊、國聯調查團已將在長春所獲日本與偽國所訂祕約十七款、寄遞日內瓦、其要點爲偽國以中俄爲大敵、及事件別錄五門凡關於現行法令並涉及司法行政事務各項文件暨法令解釋以及民刑暨其他訴訟案件案情重要足資法律研究並其他資料足資司法行政事務上之取材者莫不廣行搜集入取材料宏富選擇精當足供法律政事務上之取材者莫不廣行搜集入取材料宏富選擇精當足供法律政事務上之取材者莫不廣行搜集入取材料宏富選擇精當足供法律

賭場豪客

拐走嬌妻

△王福壽控告方贊元

王福壽、丹塗人、年四十三歲、早年在軍界服務、退伍

無不着手成春規在本京龍王廟堂巷十號（電話二〇三三四）應診用爲

介紹國醫張友之

張君友之係都門名醫張棟梁之長公子家學淵源經驗豐富各種內外疑難雜症一經診斷

介紹俾患病者現有所問津焉 鈕永建谷正倫孫伯文何競武（三四）應診用爲

吉珊夏光宇樓桐孫思維煥吳大鈞李家和蔡勤孫魏家驊呂學書蘇民生全啟

每日上午八時開診下午五時止逾時出診急症隨請隨到亦貧送診

城大
中界世
國產電影
爲妻從軍
美
戲
院
十
五
日
日
戲
陸樹田
苗鑫茹
何玉鳳
吳翠雲
二
秦
香
蓮
本
十
五
日
夜
戲
陸樹田
苗鑫茹
何玉鳳
吳翠雲
(本頭)
穿金寶扇恨

建設一個新中國！

(周曼人)

國事蠅蟴，至今似乎告一小段落，然而悲壯之往事，空洞之未來，使我們誠摯的內心，忍不住發出一些感嘆。

自日本入數十年侵我的野心，一旦在九一八爆發後，死氣沉沉的中國，確實是熱了些時日，呼喊，呼喊，爲的是要保全我們的國土——那祖宗給我們的富產。爲了這個，我們同胞有棄筆從戎，效力疆場，以身捐國的；也有督促政府，誓死與敵周旋的等等不一，但是上疆場的是死在敵

這一息尚存的勇氣，繼續的努力下去。我們要強制着睡魔的侵襲，用清白的頭腦計劃着應做的一切。起來吧！只要各人振作自己，便是興旺先兆；然後再團結，團結起來，建設一個新的，有生氣的，興盛的中華民國！

形式徒然下半

形式徒然下半

上海算是停戰了，有些人以為是大禍已息，再無其他憂愁，從此便可安樂地過着自得的生活，像個勝利者似的，對於那已敗的敵人，似乎已再無報復的可能。但是，只要用了很淺顯的目光推測一下，我們很能知道那未來的國運，正要黑得不可摸索哩！聰明的人，日本今後之對我，當

免。省哥士伯何事勢
如昔）煮豆燃箕又出奇，（某省海軍之變若大風之起於蘋末也。）積慮侵陵無少懈，高談抵抗果長期，可憐一到韓亡後，博浪功成亦枉爲。

殘月曉風羅
刀匹馬虎穴
作孤征

張三公子道：「本城大概是不緊要的，土匪勢力還不曾十分雄厚，未必有那大的膽，就來進撲一府的府城，只是廣豐失陷以後，玉山的情形，至今不明，那裏的萬守備，雖是一個幹員，就怕日子久了，孤城難守。張參將皺了皺眉道：『我想那邊的探報，就是繞道也該到了，現在不到，定是城已被圍，這還在其次，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問匪情，要找一個怎樣膽大心細的人去打聽出來，我們才好下手，只是非心腹之人不能用，心腹之人，又沒有合適的。』張三公子不待思索，便道：『兒子願去。』張參將道：『你去固然是好，但是這樁事，是凶多吉少的，況且這城裏許多事情，也還要你料理。』張三公子道：『這吉凶二字，現在那裏能去計較，據兒子自料，只要有馬匹，有把刀，無論怎麼樣，總可以逃出來，張參將微笑道：『你說得好大的話，我打了半生的仗，我也不敢說這句話，你不要看他是一羣毛賊，十步內必有芳草，你焉知這裏面不也有能人？』張三公子道：『雖然如此，但是這種重大機密的事，除了自己的人，恐怕沒有人願去。』張參將道：『你要去也可以，只是一個人太沒有聯絡，有道是探不雙行，探不獨出，不雙行，是兩人不在一處，不獨出，是不能一個人去探敵，就算你有此膽量，也要一個人馬前馬後照應。』